

文選

龍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助率重刊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論一首

劉孝標辯命論一首

五等論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周禮曰惟王達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者代

天爵人尤創制垂基思隆後葉典引曰順命以創制論語此考識曰以俟後聖垂基

也然而經畧不同長世異術左氏傳楚芊尹無宇曰天子有經畧古之制也又北宮文

子曰有其國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漢書

家今聞長世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聖首裔靡有子遺者矣

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得失

成敗備在典謨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失驗行是以其詳

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楊雄長楊賦曰恢恢帝業孫卿

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重任也廣雅曰曠遠也

任重必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

任也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尚書曰外

建五長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踈之宜賈達國語注曰裁制也裁

與財古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

字通所謂盤石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毛詩曰宗子維城無

之宗也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秋曰凡耕之大方

力者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周易曰利物足

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欒武安上在於悅下為已在乎子曰季孫圖其身不忘其君

利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故易

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周易兌卦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

如利而後利之利也

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利而用之不利而

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非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用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

是以

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

與之共害 孟子謂齊宣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

與天下同之憂則與天下之憂與已共之如是 利博則恩

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

篤樂遠則憂深 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

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序曰

思遠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 杜預左氏

受也禮記曰大人諸侯之謂也 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 九服之民知有定主 周書

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 九服之民知有定主 周書

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治之也 九服之民知有定主 周書

之國也 上之子愛於是乎生 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

鄭玄曰子 下之體信於是乎結 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

體猶 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

一時之勢 孟子曰彼一時也 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 漢

宣帝曰漢家本 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之

圖身 毛詩序曰下

衆思治也 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 目網目也

天網以喻王室也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

失呂氏春秋曰一引其網萬目皆張廣雅曰昶通也 四

體辭難而心膂獲又 四體亦喻諸侯心膂亦喻王室也論

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尚書穆王曰作

股肱 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 論語子曰三代之

心膂 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 論語子曰三代之

包氏曰三代夏商周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

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綽垂業廢興何

如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漢書韓安國曰夫盛

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愿法期

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閤言法不可常愿故期在於必薄道

衰廢興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娛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預曰涼薄也

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言諸侯世及而盛彊其弊在於彊禦而難制也毛詩曰曾足彊禦

厚下之典漏於末折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大

左氏傳楚子問中無子曰國有大城河如對曰鄭京櫟實後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

尾大不掉杜預曰弱之豐違自三季言諸侯秉權而王室

曰折折其本也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秦惠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

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覺暇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宜也常昭陵夷之禍終于七雄

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之曰秦陵昔者成湯

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夏后之鑒即殷鑒也

夏后之世尚書曰爾雅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傳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文質相

濟損益有物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

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

有隆焉爾者呂氏春秋曰等步敵封畛所以豈玩二王之

禍而闇經世之筭乎二王謂夏殷也經世已見李蕭遠運命論固知百世非可

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

於陵夷也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

下怨而上不知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毛詩此之謂土崩

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

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

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居于

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新序曰及定猶

保名位祚垂後嗣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序曰後嗣承序以廣親皇統幽而

不輟神麗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東京賦曰怨

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史記

天下神麗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君曰吾不能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以帝王之道悅

矜其得言懲周以弱見奪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

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為是故謂之昧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六辟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

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

也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國語曰晉國有慶未嘗

臣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毛萇詩傳曰速召也顛沛之釁實由孤立

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是蓋

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知陵夷之

可患閭士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左氏傳鄭石

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左氏傳

曰為之令主楊雄連珠曰古之令主然片言勤王諸侯必

應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狐一朝振矜遠國先

叛公羊傳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矜色

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

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

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

自美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左氏傳

之王亨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

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

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也

之敢號澤哉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

至靳西大澤鄉勝自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

左為將軍廣為都尉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

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曩日謂上漢矯秦枉大啓侯王

班固漢書表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境土踰溢不

在過其正矣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

導舊典東京賦曰規摹踰溢故賈生憂其危朝錯痛其亂

漢書賈誼曰大抵疆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疆則先

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朝錯曰請諸侯之罪過

別其支節不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

此宗廟不安也

阻恃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

也漢書賈誼曰大抵疆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疆則先

漏網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稀兵

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

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縮七入

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即倚朝錯說上令削吳及書

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

趙亦皆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皇祖高祖也南都

反也賦曰皇祖止焉史

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

所中行道病史記曰荆王劉賈者不知何屬高祖立賈為

荆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劉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為布軍

所殺漢書曰賈稱從兄而機以為皇祖蓋別有所見杜預

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

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辟盜所邪而

反何也然黥當為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

書至起兵反以表益為太常使吳吳王聞益來知其欲說

笑而應曰我已為東是蓋過正之灾而非建侯之累也矯

帝尚誰拜不肯見益

過其正已見上文周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

稱諸侯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

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氏崩大臣迎立代王郎

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生宋昌曰群臣議非

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逮至中葉忌其失

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

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是以

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五侯已見鮑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

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李象

之宿疾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僅車覆後車戒也尚書曰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

及數世姦軌充斥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曰

盜克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彊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世從俗而變化隨

風靡而一夫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漢書曰縱恣意

衡古在周之衰難與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左氏傳曰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為國之師及惠王

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園邊伯之宮近於王官王取之王

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

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

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又曰初甘昭公有寵

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

於隗氏王替隗氏顏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

狄師伐周天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甘昭公王

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崩子朝因

舊官有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

于華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

固漢書述曰孝景在政諸侯方命帝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頽叔桃子寅起也王命論曰闇于天位爾雅曰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

天邑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鉦征鼙

震於闡宇鋒鏑流乎絳闕傳玄西都賦然禍止畿甸害不

單及毛詩曰單及鬼方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漢書難蜀父老曰及臻厥

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

鄭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子彘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

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頽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

自圍門入虢叔自此門入殺子頽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

溫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同母弟也于豈若二漢階闥

擾而四海已沸階闥憂擾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孽臣董卓

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早入朝遠惟王莽篡逆之事

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左氏傳遂啓彊

悼心失圖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之臣

士無匡合之志歟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

匡天下又曰桓蓋遠續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左氏

子謂趙孟曰子蓋亦遠續禹功而大庇民乎故烈士扼腕

終委寇讎之手漢書曰燕齊之間中人變節以助雪國之

桀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歎雖復時有鳩合同

志以謀王室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子劉

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漢書曰翟義左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千子哲將納之子千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千其齊乎對曰難恭王有寵子國有與主呂氏春秋曰師旅無先定之班君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

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弒之禍范曄後漢書曰卓

劉馥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太子曰用兵有民望未改而

已見大漢之滅矣漢書曰莽聞翟義兵起乃拜曰已為虎

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

多亂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今之牧守皆

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

之休明黜陟日用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長率連

屬咸述其職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

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謂之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左氏

述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子魚曰又用諸淫昏之鬼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

陵百度自悖尚書曰不後耳鬻官之吏以貨準財則貪殘

之萌皆如群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

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治民安已受其郟縣之長為

利圖物物能利已乃始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

志企及進取奔競以招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

人脩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子脩已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

論語注曰安民孔安國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禮記

注曰情實也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安民譽遲不若

論語注曰利已鄭玄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進取

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曰范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

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

傷家嬰其病說文曰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尚

弗肯堂矧肯構乃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膝固之義漢

王嘉上疏曰孝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

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

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言八

固之衆當解今之勢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

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

愚而脩短異期者譬兩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八

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去各觀文立義止惟寔

政論曰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曰吾道

一以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救矣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

貫之國尚書傳曰救斷也辯命論并序劉璠梁典曰峻字孝

劉孝標孝標植根淵右流寓魏庭月履難危僅

多憤激謂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故辭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

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與當富貴手輅長歎曰然

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

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墀塗地也

禮天子赤墀也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

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

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

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

鄭玄禮記注曰致之

言至也天旨謂天子意也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

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王

武帝曰天才英偉亮拔不群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

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

特秀超

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

者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

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

報施何其寡歟

史記曰司馬遷曰天

然則高才而無貴仕

饔飧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

左氏傳楚叔伯曰夫有大

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故

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焉紛綸莫知其辯

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

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

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也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皆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司馬彪曰天折闕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中任

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莫知其辯

別也鄭玄論

蔽其源子長闡其惑

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

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

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

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比其大較較者

也余甚惑馬至於鷓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

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有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一愛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

變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

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合祖

所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鬼神莫能預聖哲

不能謀西征賦曰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觸山之力無以

抗倒日之誠弗能感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

吊魏武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

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淮南子曰

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常至德

未能踰上智所不免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子曰

夫生之必死賢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

流石尚書曰放勛欽明又帝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

成湯之早煎沙爛石楚辭文公寔其尾宣尼絕其糧傳子

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美周公也狼跋

其胡載寔其尾毛萇曰寔踏也寔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謚

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與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

家語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

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耕魯人字伯牛以

德行著名有惡疾韓詩曰采芣傷大有惡疾也詩曰采采

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巳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

我猶守而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與困臧倉之訴崔瑗七蠲

行夷叔隱已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諭於淑媛傳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子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與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未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遇哉

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
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

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
史記曰子胥屍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揚雄反離騷曰欽子楚之湘纍音義曰謂不以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纍也

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

髮於郎署
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傳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又曰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門

君山鴻漸殺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
曰父老何自為郎

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

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識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識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怒曰桓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貰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許慎淮南子注曰殺羽殘羽也

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鳥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少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過其實脚而不用遂墮稟夫

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韓詩外傳曰子近世有沛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

國劉瓛
相瓛弟璉

並一時秀士也
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

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璉字子敬方執正

明四年舉秀才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璉字子敬方執正

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璉音境璠

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

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論語頽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

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進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

高竦不雜風塵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凜凜焉鶴鶴焉莫

以岩岩郭璞遊仙與秋霜崑玉比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

詩曰高蹈風塵外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君子以

振民毓德毛詩曰衡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

門之下可以棲遲次殂落宗祀無饗答容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

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毛詩曰道

玉其相毛萇曰相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司馬彪

質也又曰髦俊也論而有待兮宿莽與墊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

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

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檄蜀文

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曰此則宰衡之與卓隸容彭

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之與殤子尚書曰冢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

列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

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者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

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曰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之小莫壽于殤子而彭

祖為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猗頓已見過秦論皇

先生脩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來吊曰何以為謚

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克虛衣不蓋形死

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

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

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麋推頽廣顏色如漆赭垂眼臨咸
鼻長時而盡投陳侯見而甚恠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
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於自然莊子曰古之至人假

道於仁託宿於義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論語子夏曰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

凶或不召自来或因人以濟周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老子曰不召而自来傅子曰

昔人知下相接之交错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

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察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

以聞禍子虛賦口交錯糾紛鶻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

禍不可以一途驗第琴不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即欲

聞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窳廓忽慌文子曰道以無

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子必

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子必

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

職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

天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

義禮智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

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竒響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

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鑪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

之子必使汝大哉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沉

漬殷紂于酒德矣攻之予必使汝大哉之孔子墨墨翟

也秦邕陳太丘碑曰元方秀方皆命也挺生膺期持授

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栢之朱紱謂明經拾

青紫彭彭越韓韓信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鷙

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鷙蟲猛獸也孟子曰有

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

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

祿大夫後賜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相榮治歐陽尚書授

太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

細經蒼頡篇曰綬綬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
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運之而趨乎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因矣豈知有力者

言而非命有六救焉爾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請請

陳其梗槩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也夫靡顏膩理哆嗚許願子頰鳥形

之異也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聯些王逸曰靡緻也膩滑

也音後通俗文曰為口不正也史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

之殊也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

之物聞言如響智昏救麥神之辯也史記曰淳于髡說鄒

傳曰程滑殺厲公荀營士勛逆周子于京師而左之周子

有兄而無惠不能辨救麥故不可立杜預曰救固知三者

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

蔽一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

境左氏傳叔與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龍犀曰角

說越曰晉楚鬪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帝王之表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河目龜文公侯之

相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蒞弘蒞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

語注曰河目上下匡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撫鏡知

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

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

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

大事於群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

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

之瑞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也朱宣宋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吳氏詩含神務曰

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寶生黃帝漢高祖功臣皆兆發於

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賞諫臣前期渙汗於後葉周易曰渙汗其若謂驅龍虎奮尺劍入

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

尚書武王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孔安國曰貔擊

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

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首象之曰紫微宮淮南

子曰源道者測宵冥之深呂氏春秋曰宵冥莫知其情

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

鼈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采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

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曰水出告

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

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有

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告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

往觀門有血便走楚師屠漢卒睢息河鯁其流秦人坑趙

上山國沒為湖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

士沸聲若雷震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不流戰

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

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眾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

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大天下之大人民之衆

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恠也命當溺死

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厭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

死故相積於長平也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高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

秋霜一下蕭艾俱落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

毛萇詩傳曰蕭蒿也之哉其蔽三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夏子夏也伊伊

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幾乎玉璠曰庶幾於知幾者也

夏后之璜不能無考

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曰若不平也類

也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

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寶實為車騎

將軍辟駰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

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

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

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

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盭

合苦

死霜露其為詬

呼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

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

漢書曰主父偃

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

大夫偃曰大夫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

弘淄川人也家貧收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

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

閣以延賢士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

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

為此態也漢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詬恥

也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嚮者經虜城下震揚

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甫嵩曰今將軍威德

震本朝風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

聲馳海外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

四也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孫子荆陟陽侯詩曰三命皆有極

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

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

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

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

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璜數楛戴大臨龍降

庭堅仲容叔逵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

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衽也尚書曰四夷左衽罔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書啓曰息沸脣於桑墟

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沸脣也魏志詔曰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辭亡論曰電發荆南遂覆瀝洛傾五

都東京賦曰汴洛背河左伊右瀍于寶居先王之桑梓竊

名號於中縣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與三皇

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尚書傳曰黎衆也西京賦曰區

宇又種落繁熾充初神州范曄後漢書曰梁商上表曰匈

崑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也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

耳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

骨之以人其救六也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

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有命

已見上文論衡曰凡人有死生夭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

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桓

世要論曰遇不遇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絪卦中庸在

於所習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

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

也廣雅曰絪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

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

芳蘭入而自變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

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

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

其所去就者慎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尸子曰

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為賢士王隱晉書曰楚穆謀於潘

應瞻為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

崇成弑逆之禍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

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官甲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

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

曰在今後嗣王左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

之外圃欲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

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厭敵子路以戈擊之斷

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

也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

輔德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尚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常曰災惑守心心宋之

分野也君當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置於

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

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民是時災

惑乃退三舍証君命二十一年謂之執法信殷帝自翦千里來

廣雅曰笑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信

雲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

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

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若使善惡無徵未

洽斯義因此而言則害盈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且于

公高門以待封嚴毋掃墓以望喪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

之於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

陰德未嘗有所究于孫必有兵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傳

世又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歆從延年臘

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

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此君子所以

自疆不息也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疆而不息如使

仁而無報奚為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無報可故修

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
耳莊子有吾問于連叔曰大有徑廷不近人情司馬彪曰
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

而不測此釋聖人之言顯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

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

及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司馬或立教以進庸急或

言命以窮性靈此釋不同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

命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徐幹中論曰北海孫翹

不出圖吾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

春秋之變哉毛萇詩傳曰蟋蟀渠畧也朝生且荆昭德音

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

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禁之可移於令尹司馬

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

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禁毛詩序曰雲于叟種德

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勳華已見上文

附也古猛切莊子曰伯夷叔齊死名為善一為惡均而禍

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滿滿上帝豈如是乎毛詩曰蕩蕩

辟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釋君子所以自疆也毛詩

居亂世不變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尚書曰古人為善惟

事君之難也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

奇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論語

食夫稻藜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齊地織作

冰統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
曰北里多奇儻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
修道德

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

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

命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奔壘吊曰夫體道者天下

之君子也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

知命故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莊子曰知不可奈何

不憂有德者能之王命論曰不知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

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喜死而不感莊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或非邪予惡乎

知惡死之或是耶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子白屋楚辭曰冬有天下者瑤臺九累而

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土室編蓬未定憂其慮土室編蓬已見不

充訕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禮記孔子曰儒有不隕穫於

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豈有史

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司馬遷為太史公故曰史公廷集有

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賤

文選卷第五十四

文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論

廣絕交論

劉璠梁與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
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
恤西華冬月著葛布帔練裙路逢峻浚然
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劉漑見其論抵几
於地終身恨之劉孝標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此假言也為是為非疑而

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莫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

主人曰客奚此之問

未詳其意故審覆之也

客曰夫草蟲

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欲明交遊不可絕故陳四

蟲躍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雕虎已見思玄賦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

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也故絅緼相感霧涌雲蒸嬰鳴相召星中陽獸與風同類也

流電激

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

醇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游說之士

星流電耀蒼冥戲曰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游說之徒風颺電激

子悲

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

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

善唯夫子

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

齒道叶膠漆志婉

變於墳麓

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婁子好合如鼓瑟琴曹

子建王仲宣謀曰如和琴瑟鬱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香漚鬱黯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

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

贊曰婉變董公墳

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盃書玉牒而

簾已見鸚鵡賦

刻鍾鼎

聖賢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大公金匱曰

傳於後世

王際已見上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

流波之雅引

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

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望而鼻不傷即人立

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

款款於下泉

尹班陶陶於永久

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

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

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墳將窆而柩不進其母

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

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主

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

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歎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

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

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擲旦寢曰相與陶共駱驛縱

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共駱驛縱

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

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煙

霧之霏霏劇奈美新曰霧集兩散莊子曰巧歷不能得而

况凡乎漢書曰桑弘羊雜陽中而朱益州汨彛叙粵謨訓

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而朱益州汨彛叙粵謨訓

直切絕交游

比黔首以鷹鷂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

辨其惑

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絕之故以

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也列子曰公孫

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丁嬰嬰者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

殺而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

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爾雅曰媿妃也尚書曰

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長楊

賦曰敢問崇德辨惑子主人所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

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言朋友之

衰醇則志叶斷金醜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

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

也上林賦曰亡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

趙遣使於楚臨武趙王謂之曰必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

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

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天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徽柱推移不

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

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鷓鴣已翔

平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

吳都賦曰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虬屈後道汗隆

雲飛水宿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虬屈後道汗隆

人懷明德而闡風化如龍虬之驤屈蓋後道之汗隆也春

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雜書曰秦失金鏡蕭玄

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

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

龍驤化為侯王虬屈已見潘正叔贈王沅况詩禮記子曰

思曰道隆則後而隆道汗則後而汗鄭玄曰汗猶殺也

月聯璧贊疊疊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

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

為言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衰亂也王者設教

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也若五音之變

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

得玄味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

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

下之靈疊者莫善於著龜王弼曰疊疊微故之意也鄭玄

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太風起兮雲飛揚淮南

子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雷論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

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蕭韶九成

鳳皇來儀并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

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而假名玄珠

喻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睿聖也

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

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居憂共戚處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
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
琢如磨自修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陵夷已見五等論寄通靈臺之下遺

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

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良朋款誠終始若一故寄通
神於心府之下遺應相忘於

江荆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
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

忘於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

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逮叔世民訛狙詐

颯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

錐刀之末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
興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誰言鄭玄曰訛偽也

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谷賓戲曰溝
說之徒風颯激並起而救之莊子曰九人之心險

於山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
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矣聖賢亦不

能開愚夫之遠惑葛龔集曰龔以毛羽之身戴於是素交
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驚雷駭毛詩曰氓之蚩蚩廣雅曰
蚩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

緒衣塞路百姓鳥驚無所歸淮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

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
我不術薛君口術法也若其寵

鈞董石權壓梁竇董賢石顯已見西京賦權猶勢也范曄
後漢書曰梁異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

威柄凶恣日積竇憲雕刻百工鑪鍊萬物吐漱興雲而
已見范曄官者論

呼翁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雕刻鑪鍊
造物也覆載

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
之忘其智皆在鑪捶之間聲類曰爐火所居也李顛莊子

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范曄後漢書曰攀動迴山海
呼吸變霜露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聳懼也夏

侯湛東方朔畫贊曰彷彿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豐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勢也燠灼四方震耀都鄙

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

流水接軫蔡伯喈郭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

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遊魚高門已

見辨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皆願摩頂

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沈七族是

曰勢交其流一也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族至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陳肝膽李願

詩曰焦肺枯肝抽腸裂膈鄒陽上書曰荆富埒陶白貨巨軻泄七族要離焚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閨而鳴鍾

陶朱公已見過秦論程顥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粟貴至

鉅萬又曰蜀通蜀仰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

鄧氏錢布天下揚雄蜀都賦曰西有監泉鐵冶摘林銅陵

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賞賜金

錢京師號况家為金穴連騎鳴鍾已見西京賦應劭漢書

注曰望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

之微澤魚貫鳧躍風香鱗萃分鴈鷺之稻梁露玉笋之餘

瀝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秦論曰陳涉

子曰君聞夫江上之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

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

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

女以為然留之今臣弃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

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

身貫魚已見鮑昭出自薊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瞥見

鳧藻躡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飈省西京賦曰鳥集鱗萃

魯連子曰君鴈鷺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

鸚止君園池鵲君稻梁諺文曰竿玉爵也史銜恩遇進款

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客持酒於前特賜餘瀝

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士

龍為顧彦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叙我惟思致款誠禮記曰其德人也如松柏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惟誠歲寒切標松竹陸大夫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播紳羨其登

仙漢書曰高祖拜陸賈為大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金飲費賈以此遊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為神仙舉有道不應加以頌

感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維碧鷄之雄辯解頰曰蔡頰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糴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蜀都城曰

叙温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

劇談戲論扼腕抵掌馬行與鄧禹書曰衍以爲駕神輪意則聊成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

榮辱定其一言毛萇詩傳曰煥煥也郁與煥古字通也寒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猶急也張升反論語曰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於是弱冠王孫綺

統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

論附駟朗子驥之旌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

弱冠已見辯亡論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紵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適好也應瑒釋賓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

夫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適好也應瑒釋賓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

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
馭壯馬也張敞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騰乃騰
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陽舒陰慘生民
子曰馬逢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

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
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
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下

而不得所遇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
合也相忘江湖驩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

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
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
相煦以沫相濡以沫論語曾

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實懷昭谷風**

之盛典
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
大夫彼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

曰吾之怨與詬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
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灑下之水回復俱流誰不愛其所

近悲其所鄉者乎詩谷風 **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刻頸起於**
曰將恐將懼實子于懷

苦蓋
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
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囂塵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

為刎頸之交左氏傳范宣子數 **是以伍負濯漑於宰嚭**
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蓋

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言宰嚭由伍負濯
漑而榮顯嚭既貴

而譖負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
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漑說文曰濯浣也毛萇詩曰漑濯也

在於貧賤類乎泥滓糜之好爵同於濯漑史記曰伍子胥
者楚人名負楚王誅負父奢子胥往吳闔廬既立得志以

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止奔吳亦以
詬為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

帛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
犁否因慎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為

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嚭為
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許之

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乃使賜子
胥屬鏤之劍乃自剄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橐鞞吳子使太

宰託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託字雖
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携手

秦撫 **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續衡所以**
翼俱起

秦撫 **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續衡所以**
翼俱起

揣其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

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為馳

之淳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

而鈞物平輕重也鄭衆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

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篚織纊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

續以候氣運命論曰類舟大賢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

謂龍翰鳳翼習鑿齒襄陽記曰舊目諸葛孔明為臥龍龐

士元為鳳雛曾參史史魚也莊子曰削魯史之行鉗楊

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蘭芬也葛舒向金玉淵海卿

龔薦和考文曰雪白冰折皦然曜世也

雲黼黻河漢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

卿雲之文類於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

庸帛使以異哉加五綵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炫耀黼黻

華蟲孝士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

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游塵土

賤也左太冲詠史詩曰視之若埃塵嵇含司馬誄曰命危

朝露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司馬

彪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貧卒食若衡重

半菽孟子曰楊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跂扈東陵之巨猾賦曰微風影擊冷氣輕浮左氏傳季孫

行父曰少昊氏有子情諸庸回伏讒菟慝杜預曰謂共工

也菟隱慝惡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

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兜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曰南

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躋為盜於境

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眦跋扈東陵盜跖也巳皆為匍

見任助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間躋其略切

匍透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婢導其誠

說文曰透迤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

恭嫂透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

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

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

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

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

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

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

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

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

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

醫破癰潰瘞者得車一乘。疥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疥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繇王閭侯亦遺江都王建犀甲。犀羽毛詩序曰：又實弊帛篚篚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膏。王逸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

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感，是曰量交。其流五也。禮記曰：苞苴，篚問。

人者，鄭玄曰：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凡斯五交，張張安也。霍霍光也。荅賓戲曰：銳思毫芒之內。

義同賈。古鬻故相譚壁之於闌闌林回喻之於甘醴。杜預

傳注曰：賈買也。鄭衆周禮注曰：鬻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友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

文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

故往亡，故去。願君勿然。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為相。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

司馬彪曰：林夫寒暑適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

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

波瀾。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

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笙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

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

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踣翻覆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

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

言貪利情同，誦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金之者鮮矣。漢書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育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婦，博先至丞

相與博，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莊

有隙也。曰規規然，白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至者填

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傳曰：王誠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因此

五交是生三釁

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

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

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欺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采以辨白黑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也

難固易攜

讎訟所聚二釁也

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

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

也

饕餮已見上漢書贊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

之速尤

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速召也

故王丹威子以擯楚朱穆昌言

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

尚浮華故叙世之交情刺當時

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著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

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槁也楚荆也夏與榎古今字也昌言已見玉九長策秀才文孫綽子曰莊多

寄言渾沌得宗象罔得珠旨哉言乎近世有樂安任昉海

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

漢書主以書勅責陽僕曰懷

曰晉悼公即位六

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詩俊邁聯橫

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

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麗方駕已見西京賦曹

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謂司馬即子之弟剛斷英詩裴松之案詩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辯六論曰或將連衡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

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述曰莊之推賢

於茲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

脣吻朱紫由其月旦

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

賦扼腕已見蜀都賦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

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

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於是冠蓋輻湊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衣裳雲合輜駟擊鞞為歲坐客恒滿蹈其閭闕若升闕里之

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曰

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表紹賓客所歸輜駟

比轂填接街陌說文曰駟車前衣車後為輜史記蘇秦曰

臨當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輜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融

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注曰閭闕皆門限也闕里孔子

所居也升堂入隩已見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曰至

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於顧盼增其倍價前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

墀者疊跡戰國策蘇代說淳于琬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

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且而於市人莫與言願子

而顧之一且而馬價十倍又汙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

車上大行中坂遷延負轆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憐而哭

之驥於是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今僕若鄙俗

之日久矣君獨無湔拔僕也湔拔音義同也長鳴已

見劉琨荅盧諶詩雲臺已見辯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

臨當之塗人相摩漢典職儀口以丹莫不締恩狎結綢

漆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躍馬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

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

玄曰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辭曰日

門罕清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

東粵謂新安助

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暝目東粵楚詞曰歸骸舊邦莫誰謂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總帳謝承後漢書

曰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綿漬酒日中曝乾以

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昇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醖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禮記曰朋友之

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動藐爾諸孤朝不謀夕疏離大海之輪謂范式也已見上文

南寄命障癘之地

諸孤昉子也劉璠梁典曰昉有子東里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父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障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桂今言大海之南者蓋

言流離之甚也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交曾無羊舌下泣

之仁寧慕郗成分宅之德

此謂劉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嘘各登清

貫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攸然不相存瞻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支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鐵暉聞堪妻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此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而泣之曰自此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向成了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轅臣子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酌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

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乱作右宰轅臣死之成子於嗚呼世路險巇許一

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漸絕

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曰何周道之平

易兮然蕪穢而險巖王逸曰險巖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之二山名也史記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

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鶩獨立高山之頂

歡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零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之土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

即曹植應詔詩曰捐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曰高山崔嵬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

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群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汗楚詞曰吸精氣而吐

零濁兮說文

曰零亦氛字

連珠

傅玄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

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通其氣也五行錯而致用字書曰冲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

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莊子曰四時是以百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

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三才理

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効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不安矣

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夫鑑銖之衡懸千斤

丈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故明主程才以効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危鏡凶哲人所以為戒故上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力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

曰程品也廣雅曰効驗也
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

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此章言賢人雖希而

無世不有故亡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

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雅曰毛萇詩傳

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

無應隱處立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

藝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臣聞世之所遺

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

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言末代闇主崇神奔賢故

鳳舉之使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適之也陳敬仲曰翹車

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

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遺諫議大夫上哀使持節

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推之表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

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

而漢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

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下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

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仲尼西山之鐵

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

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言以至道均

咸正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觀而品物納光清

風流而百籟含響也善口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

之叟不矜丘園之弊洗渭之民不發傳巖之夢古之隱人

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

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傳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冥心長

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

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乎呂氏

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

許由遠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

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

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

存已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

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

甫謚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

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

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

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

之為堯所讓也以為汚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

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

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

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

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

言巢父者以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

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

或亦洗

於渭乎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

眡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

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鍾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

惠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

帛之惠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十

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

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帛云乎哉

帛云乎哉

帛云乎哉

帛云乎哉

帛云乎哉

帛云乎哉

帛云乎哉

帛云乎哉

帛云乎哉

帛云乎哉

帛云乎哉

帛云乎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

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不美女之影

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治

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嬙可說於心

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

曰班如槃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

之行高誘曰陰

暑影之候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

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此章言賢明有

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

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繁曲之絃思繞梁以蓋妙不世之

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繁曲之絃謂絃被繁曲而不

申者也言繁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候明

時以効績鄭玄論記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

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也

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是弗聽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凌風

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鷺鷥能飛不假風力

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

曰鷓鴣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鷓鴣夜撮

黜竈非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夫黜尸以

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

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

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

室是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蘧伯玉而貴

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可謂生以身諫

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竈非是抑豈為書典散

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
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為私
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
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
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
禽息薦百里奚繆公出當車以頭繫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
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晉臣曰舉欲缺
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晉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

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言讒人在

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

喻明玉蒙垢而掩輝善曰論衡曰日月猶人有目任子云

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

盡天何為常故壞其眼目以行譴入手尸子曰鄭人謂玉

夫理者為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

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絕香以蟠質而發芳絃以持

譽立烈士効節而名彰也善曰上林賦曰醜烈芳

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晉

之強屈於齊堂之丑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晏嬰言威

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効

於斯者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

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

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

之樂太師曰有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

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

師孔子問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

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

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

魏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共滅晉三分其地

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

適事精麗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此言取其正專而已豈復係門閥乎姜敬

一言漢以遷都配文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特推頭而韻曲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

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實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

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此言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

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

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縈獻書而

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子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蜀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

威必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革其賞罰

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薛居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畫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

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此言事在外則易致

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

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淮月

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

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如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善曰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

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燹明燿共明水

與玄曰夫遂陽燧也鑿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節可

農口夫發聲也明燹謂以明滌染盛黍稷烜音燧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

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商鞅言帝王之術而

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

玉曰先生有遺行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

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既而陽春白

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

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

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圍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

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而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臣聞尋煙染芥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日操終則絕何則垂於

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

已滅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為辭故

易絕也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

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誠感神

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善曰日月發輝既尋

託暗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感欲

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善曰鄧析子曰藏形匿影

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儷其精重光以見吉祥也尚書五

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儷其精重光以見吉祥也尚書五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
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

戮費而王道洽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爾雅曰劭美也二臣費無極與焉將師也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

百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

明主因時而命官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心尚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

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善曰楊雄答客難曰工聲調於此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已所勛是以

利盡萬物不能蔽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憂

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已能止是以放勛化被四表不華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按西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荅賓戲曰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

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檢謂定檢不瀾漫也此言舉景有節天圭

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先武蔽於龐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眦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

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知

耳日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特有所用也

臣聞遊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

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名則

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

此也善曰周易曰遊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遊隱也論語

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

漢書剛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

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

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栢撥之君

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

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矣復忘時雍

栢撥之治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重入言雲

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曰鯀化爲鵬怒而飛翼若

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爲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曰吾入其境

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

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至其庭甚閑

甚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

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移

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栢撥謂殷也

毛詩曰玄王栢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必

子賤但子賤爲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眊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

珞珞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運若明易

典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

而仲尼逐也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戀也

頓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

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眊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

珠子具而無見曰矇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

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

象珞珞

類玉珞珞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

下儗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寸管

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所以夏

至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

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

重戶閉塗豐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

痺外高後其方位加律上以度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

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不及氣所動者其灰聚

鄭玄禮記注曰儗猶向也周禮曰土上之法測上深正日

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

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

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謂音

臣官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

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未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

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

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

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

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為萬殊

臣聞祝敵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鞀鼓踈擊以節繁絃之契

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夫道上環中理貴持

一祝之功也一契而御衆者聖

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踈遲也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

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善曰言為政之道恕已及物

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

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

尚書傳曰誅猶

痛責之甚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

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其日傳室不思街燭之龍此欲令各

無企羨之心仰亦在鵬鷄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

津放也左氏傳聞沒汝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而為

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

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鰲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

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

燭而照之國有龍街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

及遇隧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淮

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則夏屋有時而傾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鼉贖也

子云風謂蛇曰折大

何則牽乎動則靜凝言舟牽乎水波

木飛大屋唯我也

靜凝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靜而舟定故曰

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凝止也自定之貌也係乎靜則

動貞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曰舟雖動而

文勢與上句稍殊不

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治容之悔淳

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此謂物無常性惟化所珍故水

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雷

之人被淳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

則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悔

當為誨曾參史史魚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

之君悲其墜履少原之婦哭其亡簪善曰言人居窮則志

楚君施轡激三軍之澆俗少原流慟誚輕薄之類風善曰

賈子曰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亡其跣履已行三

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昭王曰楚國雖貧

豈無此一跣履哉吾悲與之借出而不與之借返於是楚

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巾

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刈著

薪聖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

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暗於治

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商風漂蕩本無與雲之候暗君政亂

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

乘水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及之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

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

跡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欲遂今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

善曰天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俊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或者以詩序云仿

律不忍去而凝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

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沉貫鼓密而含響朗笛踈而吐音

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汚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沉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

之鼓賁與鼓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

於利故據圖無揮劔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迹之哀

善曰性命之道舍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

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劔之痛以

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

天下之圖而右手則其喉患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

身所重也此義則軒臨川自投謂北
人無擇也已見相溫薦譙元考表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處淺而應玄是以

天地之曠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

文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亦

雅曰曠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五絃琴也蔡邕

琴操曰伏羲氏作

琴絃有五象五行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

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言令人尋本而棄末也善曰法言曰或

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

步畧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

遠猶踈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善曰儀猶

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畧日景也慎

子曰離未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

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視也

臣聞雲暑熏天不滅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

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

之節言勢有極也雷暑涸陰之隆不能易火冰之性吞縱

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淮南子曰夫寒之與燠相反寒地圻水凝火弗為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論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論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殺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

流金不能焚景沉寒凝海不能結風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

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開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

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夫冒霜雪

而松栢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厦屋併懔李軌曰陵雨暴雨也併莫

經切懔莫公切

文選卷第五十五

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劔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新漏刻銘一首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潘安仁楊荊州誄一首

揚仲武誄一首

箴

女史箴一首

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張茂先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遊

生兩散氣流形既陶既甄物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儀

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在帝庖羲肇經天人周易曰庖

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周易曰有

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天地然後

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君臣家道以正王

猷有倫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婦德尚柔含章

貞吉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柔妻道婉嫕淑慎正位居室

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為人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翳桑

之翳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柔和嫕深遠也毛詩曰淑慎爾

正周易曰女施衿結褵虔恭中饋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

遺父母之誠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曰褵婦蕭慎爾儀

式瞻清懿毛詩曰敬慎威儀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相耳忘

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列女傳曰楚王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行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

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

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

故不聽以厲桓公也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聞獸熊佚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

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班妾有辭割

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

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妾觀古圖書

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

不衰長揚賦曰事罔隆而不虧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周易曰日盈則蝕毛詩曰彼月而微此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

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蔡邕女誡曰夫人心術首面一旦

邪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性之不飾或愆禮正

感矣家語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

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其藻者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出

其言善千里應之周易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

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

盈周易曰鬼神無恃爾貴隆者墜者滅隆者絕鑿

于小星戒彼攸遂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

婦人之正義也比心蠱斯則繁爾類毛詩曰蠱斯羽說洗濯

無所必遂也

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

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文不

災災統滅性帝昭曰畏蕤黷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

入宮寵少衰而女弟絕幸姊妹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也

專實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

損日月是也魯連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

美者自美翩以取尤

朱過宋東

者賤揚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

美也其惡者自惡

吾不知其惡也

治容求好君子所讎

恩而絕職此之由

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

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

太公金匱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

人上翼翼乎

靖恭自思

榮顯所期

毛詩曰靖恭爾

女史司

箴敢告庶姬

毛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范曄後漢書曰齊瑒王子

刺殺楊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

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

班孟堅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

范曄後

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竇皇后所諧憂卒竇后養帝以為

巳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

竇憲精遷侍中和寅亮聖皇登翼王室

尚書曰三孤寅亮

帝即位太后臨朝翼謂登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用輔翼乃與執金吾耿秉送職巡禦治兵于朔方

范曄後漢書

伯口三年而治兵杜預曰三年而大習出曰訓兵

鷹揚

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史

子尚相相如虎如豹如熊如龍徐廣曰師暨南單于東胡烏

栢西戎之羣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范曄後漢書曰南單

于也特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討并北庭元戎輕武

長轂四分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彪續漢書曰

剛車者先驅穀梁傳曰長轂雷輻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雷輻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楊雄河東賦曰勒以八陣莅以威神雜兵書八陣者一曰

北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爲行陣玄甲耀日朱旗絳天漢書

屬玄甲李陵與蘇武書遂凌高闕下雞鹿漢書曰遣將軍

曰雷鼓動天朱旗驛日遂凌高闕下雞鹿漢書曰遣將軍

關臣瓚曰山名也范曄後漢書曰寶經積鹵絕大漠

憲與南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經積鹵絕大漠說文曰

鹹地也漢書曰衛青復將六將軍絕斬温禺以擊虜鼓血尸

逐以染鈔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逐王次

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然後四校橫徂星

逐骨都侯左傳智瑩曰不以豐鼓也

流彗掃蕪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

傳駿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范曄後漢

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涿邪山又曰南單于

上言北單于劄刈南兵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

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昌頓

冒頓死子稽弼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正月諸長小

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

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祖高祖也史記曰高

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又下以安

文紀曰匈奴攻朝那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

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其泉賦曰天聲茲可謂

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漢書楊雄上疏曰以為不一

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刊石削石即鏢王師

兮征荒裔毛詩曰於鏢王勦凶霍兮截海外毛詩曰相土

截復其邈兮亘地界封神兵兮建隆峒說文曰碣立石熈

帝載兮振萬世尚書曰有能奮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

其父業奉茂才為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已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戰國策唐

唯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心不可世譽不足慕唯仁為

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

內友於心不慙然後動也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戒越

不淄曖曖内含光論語子曰不曰聖乎磨而不磷不曰白

昭不弘光之曖曖周易柔弱之徒老氏誠剛強老子曰

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河上公

剛強者先亡也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論語曰閔子侍

路行行如也子曰行行剛強不得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

飲食老子曰知不足辱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郭璞

誠曰苟也

劔閣銘一首

張孟陽

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鑄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

楊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遠

屬荆衡迤緜岷嶂

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荆之陽也尚書曰岷嶂

南通邛夔北達褒斜

漢書音義服虔曰邛蜀都西鄙

狹過彭碣高踰嵩

漢書音義服虔曰邛蜀都西鄙

華

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惟蜀

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劔閣壁立千仞

元水經注曰小劔

連山絕險飛閣相窮地之險極路之峻

周易曰地險山川

臨峻路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

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會之伐秦得百二并吞諸

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

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

謂東西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赳赳

陳琳為

形勝之國也齊有琅邪之饒

漢書田

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

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

史

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笑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

左河濟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

政不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
中之人盡為敵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尚書曰爾亦弗憑阻

作昏鮮不敗績左氏傳曰凡師大崩曰敗公孫既滅劉氏

街壁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守

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與覆車

之軌無或重跡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曄後

銘山阿敢告梁益

石闕銘一首 并序

陸佐公劉璠梁典曰陸健字佐公吳郡人少篤

學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舍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尚書帝

位正月上帝受終於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正月朔旦受

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上理之當此之時時不喻而

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俗尚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

于戈而剝繙冥合天人啓基史臣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

揆一也舜禹揖讓也湯武于戈也言揖讓于戈之道雖殊

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

王百里為西伯武王襲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

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

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于戈說文曰剝日影也繙五星

也易乾繫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天啓之心
人甚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傳鄭子駟曰以
待強者而庇民焉孟子在齊之季昏君臨威侮五行怠
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棄三正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子高宗崩太

扈氏威侮五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眾叛親離躋

地無歸瞻烏靡託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

隨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

行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衆仲曰刑吁阻兵而安忍衆

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於是我是皇

帝極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是萬福也斗極天下

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馬長楊賦曰高祖

順斗極運天關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

紫宮外營陳星毛長詩傳曰翼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

神受職馬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

君福毛詩曰樂只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

止謂峯義旗以伐齊也河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

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

以上號今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

西檄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璋為表紹檄豫州曰

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

曰元嘉中割荊州之襄陽為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

騎龍趨楊修許昌宮賦曰命旅致霄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

曰曉曖低徊天行地上命旅致霄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

祥龜筮協從人祗響附命旅致霄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

蛇屯黑雲尚書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鳥其

色赤齒玄曰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

為鳥尚書曰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穿曾露頂之豪箕坐

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

野防風氏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

域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

升去二龍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瘞以不

死之草皆生是為冢曾人去會稽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

西域傳論曰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

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

賈至尉佗魁結箕踞見賈豪士城序曰援旗誓衆奮於阡

陌之上趙克國頌請奮其旅于罕之羗漢書陳餘說陳涉

博物志曰昔禹平天

下會諸侯於會稽之

會稽之

會稽之

會稽之

會稽之

會稽之

會稽之

曰將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
楚辭曰矢之墜兮士爭先
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

心抗茲同德
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
王逸曰夏首水口也
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

曰受有德非夷人離心離德
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
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通克渠泥首
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左氏傳子重曰秣馬訓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軍戰令曰

嚴鼓一通鼓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尚書曰
弘舸連

軸巨檻接艦鐵馬千羣朱旗禹里
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

范曄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為五千鐵騎於北隰之折
中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朱旗已見上文折

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

威懷已黔底定
魏瑤王陵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

召我我便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廬廬江
九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雅曰廬九之間流弱兵死者十

而七八馬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
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

伐紂遠方募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
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

澤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
六

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秦論曰蒙恬
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鑄

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
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

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呈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
禮注曰周

兵車革輅也左氏傳曰允師過信為次尚書王至于商郊
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

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越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
事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

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似夏民
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

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吊民農不遷業

似夏民

市無易肆

尚書中候曰天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國入見

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客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

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之

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虐

不其民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人大悅農

不棄疇商 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

二日非止萬機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

年計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

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

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尊嚴之度不僭

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而尊嚴之度不僭

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寔

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班固漢書贊曰成帝

可謂穆穆夫子之容矣季康運命論張良及其遭漢祖其

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諫

馬援寬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

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案之前

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昔恃其陋不修其

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日十二辰也梁

典曰永元三年十一月丙寅張齊殺東昏于含德殿其夜

以黃紬裹着緇而下尚書曰獨夫受洪惟作威鍾士季檄

入見

觀周軍之

討惡見

老者安之

自葛誅其

天子夏人

大悅農

嚴助願奉

嚴助願奉

嚴助願奉

嚴助願奉

嚴助願奉

嚴助願奉

嚴助願奉

嚴助願奉

嚴助願奉

嚴助願奉

嚴助願奉

嚴助願奉

市無易肆

武王至殷

惡不怒見

少者懷之

不其民呂

不棄疇商

於師旅淵

帷幄謀成

可謂穆穆

言也如以

馬援寬曰

朕謀謨帷

而所制者

城郭浹辰

典曰永元

以黃紬裹

蜀文曰蜀

秦公孫述

反諸侯之

歸湯帝王

是吾新君

奉辭伐罪

桀為無道

張蒼領主

吳漢與諸

夫躬曰軍

狎至尚書

可謂穆穆

言也如以

馬援寬曰

朕謀謨帷

而所制者

城郭浹辰

典曰永元

以黃紬裹

蜀文曰蜀

秦公孫述

反諸侯之

天乙在薄

也客曰然

以知之論

湯始征自

郡國上計

吳漢與諸

夫躬曰軍

狎至尚書

可謂穆穆

言也如以

馬援寬曰

朕謀謨帷

而所制者

城郭浹辰

典曰永元

以黃紬裹

蜀文曰蜀

秦公孫述

反諸侯之

夏桀迷惑

聖人為海

論語曰老

湯始征自

嚴助願奉

吳漢與諸

夫躬曰軍

狎至尚書

可謂穆穆

言也如以

馬援寬曰

朕謀謨帷

而所制者

城郭浹辰

典曰永元

以黃紬裹

蜀文曰蜀

秦公孫述

反諸侯之

周軍之入

海內討惡

曰老者安

湯始征自

嚴助願奉

吳漢與諸

夫躬曰軍

狎至尚書

可謂穆穆

言也如以

馬援寬曰

朕謀謨帷

而所制者

城郭浹辰

典曰永元

以黃紬裹

蜀文曰蜀

秦公孫述

反諸侯之

入見

海內討惡

曰老者安

湯始征自

嚴助願奉

吳漢與諸

夫躬曰軍

狎至尚書

可謂穆穆

言也如以

馬援寬曰

朕謀謨帷

而所制者

城郭浹辰

典曰永元

以黃紬裹

蜀文曰蜀

秦公孫述

反諸侯之

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叙之圖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

鑄演人右通靈之既交錯同瑞劉琨勸進表曰億兆攸歸

曾無與二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

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亦如綿狀龍

沒圖在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出龍馬雜貢龜書

類帝裡宗光有神龍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尚書

類于上帝又曰裡于六宗國語富辰謂王曰光有天下而

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龍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禮記曰

升中于天而鳳凰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漢書徐

樂上書曰南面負袞攝袂而揖王公陛下之所服也論語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謂夏之亡也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

典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東卷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禮曰大南服緩耳

西羈反舌劔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杜篤論都賦曰

連緩耳瑣雕題

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變夷反舌比服德也高誘曰夷

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

在前未倒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

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鉞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

為室兮旃為墻杜篤論都賦曰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

同穴裘揚之域共川鼻飲之國

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巖鄣河西無警俞巴蜀文曰交

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趨岐曰厥角叩

頭以額角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

曰張騫鑿空蘇林曰鑿空開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

公孫鞅為秦讓地千里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君一障間蒼

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公讓戎狄居於西河圖洛之間

頤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讓戎狄居於西河圖洛之間

園音銀謝承後漢書曰祝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

良為梁州刺史歷年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

鹿駭息此狼顧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

柔遠能邇鹽鐵論曰以賢人為兵聖人為

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乃正六樂治五禮政章程創法

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

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

律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尚書曰修五禮

孔安國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漢書曰高祖令置博士之

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置博士之

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漢書曰武帝初

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

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劇秦美新曰遙集乎文雅之固翱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

由余款關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

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與建庠在啓設郊立一介之

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與建庠在啓設郊立一介之

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

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圓立樂六變天神皆降尚於

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又曰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於

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班固漢書贊

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禮記曰教臻

儒有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教臻

侍子化洽期門區宇又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

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

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

樊准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胃之士悉令通孝

求中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

客主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休力役賈逵國

語注曰阜厚也左氏傳季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

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

翦截允執厥中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東

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截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

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

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左氏傳曰司鐸火季相

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

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

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

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

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

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

樹關之夢 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

至自商太妣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 北荒明月西極流

精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關高百丈金關銀盤圓五

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其角一正東海岳黃金何庭紫貝

有墉城有流精之關西王母所治也 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關楚辭曰魚鱗

屋今龍堂紫貝關今珠宮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

也 關蒼龍玄武之製銅爵鐵鳳之工 有蒼龍關北有玄武關

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關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

穀生丹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關上作鐵鳳凰食

張兩翼舉或以聽窮省寬或以布化懸法 李左關銘曰悉

頭敷尾 寬布化懸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 尚書王曰表

已見上文 曰王居無咎正位也相子新論曰昔周公光崇周道澤披

曰表蜀都賦曰峭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也

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

罕稱乃假天關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

章 漢書曰浸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

如美人賦曰上官閑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

不可勝數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

與許或墓二關高山壯可徙施之工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

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此天關也豈煩改作帝從之

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關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乃

博望梁山立雙關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 魚瞻星揆地與復表

門草創華闕 周禮曰或審曲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有

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曰盡行十二

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

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

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又曰匠人建國求地中置槷以懸視

其影鄭玄曰執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禮曰書參諸日中之

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等議曰陛下除

闕論語曰裨諶草創之西都賓曰樹中天之華闕封冠於

之朱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族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慎

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

漢書曰太族位在於寅正月也

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劉璠梁典

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

葉懸法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

章於是選匠量功鑄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

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

衛靈公夫人曰妾聞禮下物觀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

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西京賦曰圓闕竦以造天

若雙碣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廈崇闕百重作範

垂訓赫矣壯乎知正釋譏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

陳是諫曰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此言建國立都

涘岐梁咸為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成

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蔡邕

祝禊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漢漢高祖居因業盛文以

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禮文

後得王而有常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

舍萬物而化光言帝祚南遷王綱弛紊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

虎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關雙起猶雙立也魯靈光殿賦曰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以雙立

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王逸楚辭注曰魏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宮觀之多者也七命曰重殿疊起交綺對幌蜀都賦曰鬱氛氳以翠微布教方顯浹日初

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治象之法見上文周禮曰正月乃懸浹日而斂之懸書則懸法也委鬱崖勿重軒穹隆反宇形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

聳飛棟勢超浮柱甘泉賦曰洪臺崖其獨出西都實曰重軒三階穹隆見下句西京賦曰反宇業翼舒其泉賦曰林浮柱之飛樓兮袖莫棟而扶傾色法上

圓製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欽上圓天也下矩地也繁望原隰臨煙雲言其高也

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溱五方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注曰有銅駝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

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周易曰寒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盤石鬱嶺重軒穹隆色法上圓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

新刻漏銘一首并序

陸佐公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勅負外郎祖暕治之漏刻成太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准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虎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

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

日出前漏三刻為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挈壺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

南溱五方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

暑來寒往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盤石鬱嶺重軒穹隆色法上圓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

新刻漏銘一首并序

陸佐公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勅負外郎祖暕治之漏刻成太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准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虎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

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

日出前漏三刻為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挈壺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

南溱五方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

暑來寒往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盤石鬱嶺重軒穹隆色法上圓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

命氏遠哉義用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揆景測

辰徼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揆景測辰謂晝夜漏

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晝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斗

周廬擊木柝周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

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

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衆皆望見知此下

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鄭玄曰以水守壺者

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

也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左氏傳仲

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忘紀

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書孟陬殄

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歷紀廢絕閏餘爭錯不

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

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

而乃指已為失方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上周廬擊

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

木拆傳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漏刻

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知夏

也歷密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玉陸機孫綽

銘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

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固乘曰珠產江漢玉產崑山

度遺篇承天垂旨沈約宋書曰宋大祖頗好歷數太子率

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布在方冊無彰

命氏遠哉義用

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揆景測

辰徼

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

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晝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斗

周廬擊木柝周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

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

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衆皆望見知此下

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鄭玄曰以水守壺者

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

也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

左氏傳仲

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忘紀

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書孟陬殄

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歷紀廢絕閏餘爭錯不

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

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

而乃指已為失方

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

木拆傳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漏刻

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知夏

也歷密

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玉

陸機孫綽

銘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

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固乘曰珠產江漢玉產崑山

度遺篇承天垂旨

沈約宋書曰宋大祖頗好歷數太子率

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

布在方冊無彰

器用

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左譬彼春

華同夫海棗

春華言其文麗海棗譬其無實答賓戲曰摘

海之中有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

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裏蒸棗至而掬其布破黃布故水赤

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伴問

寧可以執物字民作範垂訓

子對曰嬰聞伴問者伴對也

者乎

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將納民

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

者乎

於軌物者也

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

者乎

於軌物者也

者乎

於軌物者也

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

者乎

於軌物者也

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

者乎

於軌物者也

者乎

於軌物者也

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

者乎

於軌物者也

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

者乎

於軌物者也

者乎

於軌物者也

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

者乎

於軌物者也

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

者乎

於軌物者也

者乎

於軌物者也

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

者乎

於軌物者也

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

者乎

於軌物者也

者乎

於軌物者也

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

者乎

於軌物者也

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

者乎

於軌物者也

者乎

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且今之官

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作範垂訓已見上文

漏出自會稽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

魏丕造即會稽內積水遠方導流乖則陸機刻漏賦曰積

史王舒所獻漏也淮南子曰冬至加三日至子午夏至卯

不過一六日無辨五行不分酉冬至加三日至子午夏至卯

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

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歲躔閏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歲在成

春之月律中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謗禮變商俗孟

夏誘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業類補天功均柱地昔列子曰

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業類補天功均柱地昔列子曰

氏煉五色之石以補其闕割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

氏與顛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禮斗威儀曰君乘士而王其政太平

國王使靈膠四兩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

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者閻浮有好道

之君我王故搜高蘊而貢神香步天材而坐朝宴罷每旦

請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坐朝宴罷每旦

晨興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宴

門來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周禮曰雞人掌大祭祀夜

仁賢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周禮曰雞人掌大祭祀夜

所改作也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遠用左氏傳張耀曰火

毛詩箋曰火星中寒暑退陸機漏刻時乘啓閉箭異錙銖

賦曰寤蟾蜍之栖月識金水之相綠時乘啓閉箭異錙銖

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鄭玄爰命日

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爰命日

官草創新器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御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

周易曰仰則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史記曰黃帝順天

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視胡遂登觀臺以

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則于地四參以天

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則于地四參以天

洛邑之義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崔玄山瀨鄉記曰老子母

字編以白銀紀善撥惡劉人本觀書賦曰乃詔小臣為其

銘曰集曰銘一字至尊所改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曰

神道無跡天工罕代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

天工人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概呂氏春

其代之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概秋曰仲

春日夜分鈞衡石角井捕正權槩高世道交喪禮術銷亡

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遽遷水火爭倒衣

喪也毛詩序曰齊宣公時禮義消亡

裳水火已見上文毛詩曰擊刁舛次聚木乖方漢書曰李廣

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熊受一斗畫炊飯食擊持行

夜周禮挈壺氏曰九軍事懸壺以序聚操鄭玄曰謂擊操

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陸機漏刻賦曰擬洪殺靈

虬承注陰蟲吐喻孫綽漏刻銘曰靈倏往忽來鬼出神入

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知其微若抽繭逝如激電陸

方淮南子曰並應無窮鬼出神入

抱箭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

之絲逝若垂天之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盼銅史司刻金徒

時早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授受靡僣登降弗爽毛詩曰戰

臨深淵如履薄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中黃惟精惟一

可法可象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

月不知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周易曰月往則

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表考伯三國名臣合昏

序贊曰若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暮卷冀羨晨生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槿也兼晨舒而昏合

也尚辨天意猶測地精詩記堯為天子冀羨生於庭為帝成

可見况我神造通幽洞靈陸機漏刻賦曰來配皇等極為

世作程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

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

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祗殲我吉士

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存亡分流天

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存亡分流天

逐同期莊子曰雖有壽夭相去幾朝聞夕沒先民所思論語曰朝

何用誄德表之素旗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

哀以送之孝經曰哀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史記曰魏之先

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勲績惟光

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未胄稱王史記曰公高苗

獻公滅魏封畢萬為大夫偃曰萬滿教也魏大名也以

是始賞天開之矣國稱陳留風俗記曰浚儀縣魏之都也

魏滅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子孫稱

王是為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詞曰伊伯庸之末胃也

厥姓斯氏條分棄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

漢書曰陽九厄月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

豈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勝謂遭世祖撥亂爰建時雍

謂光武皇帝也公羊傳曰撥亂反正三台樹位履道是鍾

莫近於春秋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

春秋漢舍孽曰三公象五岳在天君二祖為光為龍

帝時為司空魏志曰黎曾祖父護祖父暢皆為漢我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從

三公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

帝時為司空魏志曰黎曾祖父護祖父暢皆為漢奕世佐時

日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入管機密朝政以治

日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又君以淑

機密出臨朔岱庶績咸熙

機密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

子萇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贊於神文

明而生著論語識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也若春華思若涌泉

謂馬援曰見上文東觀漢記朱敦發言可詠下筆成篇

魏志案善屬文舉筆便成無何道不洽何藝

復之其者不信以不閑其局逞巧博奕惟賢

以他局為之用相比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皇家不造

此論語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宰臣專制帝用西遷

也魏志曰董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君乃羈旅離此阻

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艱翁然鳳舉遠窺荆蠻

魏志曰蔡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

之臣杜預注曰霸寄也旅客也崔瑋七蠲身窮志達居鄙

曰翻然鳳舉軒尔龍騰毛詩曰蠢尔蠻荆

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盛弘之荆州記曰襄陽西有山

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誅云潛處蓬室不

干執權蓬室若廣厦之蔭也我公奮鉞耀威南楚我公魏

荆人或遠陳戎講武禮記曰乃命將君乃義發筭我師旅

魏志曰劉表卒祭樹高尚霸功投身帝宇相霸陳便宜曰

表子琮令降太祖斯言既發謀夫是與

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傳稽顙漢北漢書南郡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

勳則魏志曰太祖辟祭為丞相掾賜爵關内侯勳則尹何

勞謙靡已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言憂世忘家殊畧卓峙史記穰苴曰

忘其家趙岐孟子乃署祭酒與君行止魏志曰後遷軍謀

章指曰憂國忘家則止時筭無遺策畫無失理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

行則行策動不我王建國百司雋又周禮曰維王建國君以顯舉

失其中秉機省闈戴蟬珥貂朱衣皓帶魏志曰獨斷曰侍中常侍皆

冠惠文加入侍帷幄出擁華蓋劉歆遂初賦曰榮曜當世

貂附蟬也芳風掩藹漢書曰常玄成繼父相位封侯榮當世嗟彼東

夷東夷謂吳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

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

寬碑曰統艾三思榮懷附望彼來威言仲宣思念寵榮志

事以清玉塗也

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尊懷
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也
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

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
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
十二年春道病卒尚書王曰

病日臻彌留翩翩孤嗣號慟崩摧
蔡邕哀成碑曰孤嗣含哀長慟發軔北魏

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
楚辭曰登山長望中心
悲怨彼青川泣如頽哀

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

子義貫丹青
丹青言不渝也色名好和琴瑟分過友生
毛詩曰妻
子好合如

鼓瑟琴又曰矧伊
人矣不求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

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

吉凶異制
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
圖曰利害同門吉凶異域此驪之人孰先隕

越左氏傳齊侯曰小
白恐隕越于下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

數度春秋考異曰吉
凶有數存亡有象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

魂恭素列子曰泰素
者質之始也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

天路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
西京賦曰美往昔之喬松夢茨門平天路喪柩既臻將反

魏京靈輜迴軌白驥悲鳴
說文曰輜喪車也李陵詩曰
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虛

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
梁高誄曰孰去
忠侯不聞其音延

首歎息兩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

名莊子曰小人徇財君子徇
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

哉論語子貢曰夫子其
生也榮其死也哀

楊荊州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維咸寧元年王隱晉書咸
寧武帝年號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荆

州刺史東武戴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

懷舊賦已見

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

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建以人服事

其上而下無覬覦也

選賢與能政是以和

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周賴尚父殷

憑太阿

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尚父矯矯揚侯

特惟鷹揚又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矯矯揚侯

晉之爪牙

毛詩曰矯矯武臣又曰予王之爪牙

忠節克明茂績惟嘉

德嘉乃

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

尚書曰降年有

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樊准上疏

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

呼哀哉

范曄後漢書東海王疆上疏曰銜恨黃泉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自古在昔

有生必死

法言曰有生者必有死有死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

身沒名垂先哲所歸

東征賦曰唯令德為不朽身既沒而名猶存也

行以號彰德以述美

周禮曰謚者行之述號者

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碑曰德音猶存亦賴之見述也

敢託旒旗爰作斯誄

旒旗已見上文

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

楊侯

漢書曰楊侯其先出自有周伯喬者以支庶食業於周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

奕世丕顯允迪大猷

尚書曰公稱丕顯德也詩曰秩秩大猷

天猷漢德龍戰未分

左氏傳曰天而既猷周德矣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

黃尹君祖考方事之殷

左氏傳曰馬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卻至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隸

常而跗注者君子也於預云殷盛也

鳥則擇木臣亦簡君

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

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

投心魏朝策名委身

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奮躍淵塗跨騰風雲

谷賔戲曰振拔

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潘岳揚聲碑存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
領軍 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毛詩曰纂

書曰若考作室子 弱冠味道無競惟時譚答楊雄書曰子

雲勤味道腴毛 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尚書曰克諧以孝蒸

見上 多才豐藝彊記洽聞尚書周公曰不若旦多才 目睇

毫末心筭無垠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 草隸兼善

尺牘必珍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 足不輟行手不釋文

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論語子夏曰仕

優則仕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僑 散璞發輝臨軹止 作令

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

我朝命肇碑曰肇遷 惟此大理國之憲章肇碑曰肇兼統

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景 君莅其任視民如傷左氏傳逢滑

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尚書周公曰 聽叅臯呂稱侔于

張尚書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惟明克允

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鯁寡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

釋之為廷尉周亞大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

下稱 改授農政于彼野王肇碑曰除野王典農中即將魏

二十石漢書河 倉盈庾億國富兵彊毛詩曰我倉既盈我

內郡野王縣 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叅戎作弼肇碑

教相楚國 后歷數在躬為叅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 用錫土

為儀漢書華陰守丞嘉上疏曰朱雲兼資文武 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紘肇碑曰五等初建封東

歸章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土
胃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毛萇詩
傳曰諸侯赤黻黻魏氏順天聖皇受終魏志曰陳留王奉
與絃古今字同

于晉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烈烈楊侯實統禁戎肇

曰皇祖之始司管閭闔清我帝宮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閭

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苛慝不作穆如和風內國語

過曰神亦往焉觀其苛謂督勳勞班命彌崇肇碑曰以清

東武伯說文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毛詩曰洪惟徐州蔡

邕陳留太守頌滔滔江漢疆場分流毛詩曰滔滔江漢南

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官

水經此州而入海也乃牧荊州肇碑曰領東莞相荊州刺史漢

王休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櫛俎之

對楊聞善若驚疾惡如讎國語楚藍尹文壘謂子西曰夫

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左氏傳倉葛

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吳夷凶侈偽師畏逼將乘讎釁

席卷南極班固高紀述秦乘釁繼褰糧盡神謀不忒楊肇代

已見辯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左氏傳

歸相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負執其咎功讓其

力毛詩曰誰亦既旋旆為法受黜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

惡退守立瑩杜門不出漢書曰五陵游日典墳縱心儒術

祁祁搢紳升堂入室毛詩曰采繁祁祁禪書曰雜搢紳

未於靡事不咨無疑不質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咨

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也位貶道行身窮志逸毛詩曰我位孔貶毛萇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毛詩曰吳天疾威弗慮弗

吳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毛詩曰不弔昊天蔡邕楊

順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左氏傳曰楚

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

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

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

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

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也伊君臨終不忘忠敬

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達歛辭夕隕其命聖主嗟悼寵贈

衾祿誅德策勳考終定謚華碑曰肇薨夫子蔡邕遺謁者

察屬令恸毛詩曰赴者同哀路人增歎嗚呼哀哉余以

覆露重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王仰追先考執

友之心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俯感知已識達之深

晏子春秋越石父曰承諱切怛涕洟露襟楚辭曰泣獻

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

音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一首并序潘安仁

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

史戴侯之孫肅侯楊暨也戴侯楊東武康侯之子也康侯

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賈弼之山公表

注曰鄭襄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光祿勳密陵成侯默女適滎陽楊潭潭生仲武成侯或為元侯誤也漢書音義

服虔曰元長也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人夫家而免諸艱難尚書

周公曰巫咸保人王家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

年之秀曹子建自試表曰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

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

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憂又曰為非飲食馬融曰非薄也

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論語子謂顏淵曰

其止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左氏傳曰

孤而往歲卒於德宮里左氏傳曰

德宮里名也喪服周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欵誠之至

也不幸短命論語孔子對哀公曰有類回者不幸短命死矣春秋二十九元康九

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伊子之先奕葉熙

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左氏傳子產

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名器雖光勲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

岐克嶷知章知微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鉤深探賾味

道研幾周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又曰匪直也人邦家

之輝毛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子之溝閔曾未齒髮鄭

周禮注曰齒毀齒也如彼危根當此衝焱德之休明靡幽不

喬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弱冠流

孫滿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芳儁聲清劭韶爾舅惟榮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遠豐安匱

撰錄先訓俾無隕隊舊文新藝罔不必肄潘楊之穆有自

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爾休爾戚如實

在已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為晉國休戚不倍本也視予猶父不得猶子論語曰

門人欲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

其年實同歎心日具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

嗚呼哀哉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折未三十也寢疾彌留守茲

孝友彌留已見上文毛詩傳曰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

心疾首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左氏傳曰嗷嗷同生相絕秦曰諸侯痛心疾首暍就寡人嗷嗷同生

悽悽諸舅莊子曰我嗷嗷隨而哭之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

剖于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含芳而積耀遽毀璧而摧柯言

早夭也太玄經曰破璧毀珪逢不幸也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

外寢惟我與爾對遙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

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觀遺文有造有寫或草

或貞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張衡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

龜筮既龔埏隧既開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龜吉孔安國曰龔因也聲類曰埏墓

也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

雲徘徊毛詩曰燕燕于飛頡頏之頡頏之臨穴永訣撫櫬盡哀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

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

呼哀哉往矣已見上文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道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太山

衆山所仰梁木
衆木所放也

文選卷第五十六



